



猶太作家三人集

蒙 秉 譯

文獻出版社總經理售

廣西省圖書館藏 陸春存處證禮書字第六二一號

論皮內支

皮內支爲蘇聯猶太作家，其於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死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終身爲猶太革命奔走宣傳，他的作品爲全世界猶太羣衆普遍傳誦。他的作品有「報信者」「地下室」的早上」「幸福之家庭」「齋期」「音樂家的死」「彭期，賽倫特」「虔誠」「貓」「母」「結婚」「杉木的故事」……等。

本文作者 S·愛白斯登，是蘇聯猶太批評家「Morning Freiheit」的編輯（該報在紐約爲猶太人日報）他現在爲該報駐莫斯科的特派通訊員。

意支阿克·里白茲·皮內支是猶太的一個文學家，當十月革命以前，皮內支有力的影響着猶太文學和文化的全部。他是一個

性很強的人，是一個出衆的作家和思想家。

皮內支於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生於盧柏林省的佐毛斯西鎮上，他受過古傳的猶太宗教教育。可是他也學會俄羅斯文，波蘭文和德國文。除了它爾木德 (L. Lind) (註) 和中世紀的猶太哲學外，他更研究過西歐文學和近代哲學。在他最喜歡的作家之中，要算 H. 海涅和 L. 伯甫，海涅的影響特別對於皮內支的詩；而伯甫的影響，則是對於他的新聞寫作。同時，他很喜歡讀俄羅斯和波蘭的進步文學。所以他沾染着民主革命的思想。

皮內支的文學生涯是從希伯來語文開始，他大大的受着 Haskala 或猶太智識階級啓蒙運動的影響。他們打擊着那些猶太生活改革主義的餘孽。不過同時，他看出這個運動的缺點，而且嚴厲的指摘它的代表們。他們考慮重要的改良方案，對症下藥，而解決了一切被蹂躪的無知的猶太大眾的問題。他嘲笑着死氣沉沉的啓蒙運動的虛飾着華麗的外表。在他們的詩「同時代的文章」裏（用希伯來文寫的），他前進着：像一個兇猛的日耳曼戰士——這活生生的猶太語文，這人民

的語言，排除庸俗的同代的知識階級的斥責。他們把日耳曼看作「一個 [Tarson]」，並且藐視他們是「一個奴僕的卑鄙的代語」。後來，他同 M. M. 斯佛里母和 S. 阿來克黑母——猶太偉大作家之一，近代猶太文學的創造者——並駕齊驅。

皮內支的早年生涯，在他的家鄉，充當「私人」律師，藉以實習法律。同時，他從事文化工作而且公開的活動着。他在猶太問題和世界史上，自然科學上，都發表過言論。而且組織了文盲的工作者，本地的糊塗虫非難他，到警察局那裏去告發他，於是許多工作者，給當局公佈了驅逐出境。皮內支由於參加「叛亂行動」，被人家懷疑着。不久以後，再也不許他實習法律了。當皮內支紀念一個朋友時。這樣說道：

「沒有什麼事，一個人幫助 Talmudi 和布爾喬亞做的——他們都是失望的。工作大衆——都是真正的活動地域。他們是可憐的，可是有能幹的人……他們心中存在唯心論的思想。我們必須啓發大衆，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和他們談話，喚

醒他們的思想。這裏有豐富的果實，但是沒有成熟。爲了創作日耳曼的文學。我用日耳曼的文學寫作了我要用大衆的語言；寫給，說給大衆。」

一八八八年，皮內支用日耳曼文寫的第一首長詩 *Nonish*，在文學年譜上出現，猶太平民圖書報的索羅門，阿雷克黑母發行的。這首詩的名字，立刻引起普遍的注意，因爲它，在形式，內容方面，差不多都是新的。這首詩談一個猶太青年冒險的故事，他克復了信奉正教的態度而生活着。現實和羅維曼詩克交織在他的詩裏。

一八八九年皮內支到華沙去，他利用時機參加一個調查隊，研究毀滅荒涼的市鎮上猶太大衆的經濟狀況。由於這次短期旅行的結果，皮內支完成他的傑作「全國旅行」，他顯示出他的描寫日常生活的天才。

皮內支終身生活在波蘭，這裏的資本主義，比俄羅斯帝國任何一角落，發展

都要快速。

猶太人的世界，皮內支說：「不是他自己的世界。」

在一篇論文「我們需要什麼？」裏，皮內支這樣寫着：

「我們要把握住全世界人類的優秀份子。我們要散播的，不是庸俗的幼想的苦惱，更不是昏庸神學家的宗教狂的哲學。我們要使猶太人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參加人類的活動，過着人類的生活，常被侮辱的時候，知道這是侮辱。」

皮內支崇拜俄羅斯偉大批評家V·白內斯基。像後者一樣，在他的鬥爭裏，他激烈的反對一切的庸俗，粗鄙，卑賤和自私的庸庸。

皮內支在他的論文「我們需要什麼？」里，爲了避免檢查的關係，他用寓言的方式寫着：

「我怕安靜，我更怕寂靜……」

「安靜」存在那些預備工作的強盜們中間。他們喜歡夜的黑暗；不許我們擦亮火柴；他們用每一片雲，遮住月亮……」

「安靜」籠罩着墳墓。虫兒嚼蝕着死者的身體。安靜的，沒有注意的古老的碑石，生滿了青苔，寂靜的沉埋在地裏。

「安靜——祇有夜和死」。

皮內支瞭解了舊式的猶太生活的崩潰：上流社會中好戰的反動勢力，和底層的潛生的反抗。他看清了猶太大眾提出的，和其他民族提出的解放鬥爭的聯繫性。

皮內支不斷的尋求新藝術的風俗。他的「風度」包括有寫實的短篇小說，論文和抒情詩，羅曼諦克的漢細德克（註）故事，史詩，象徵主義的戲劇。

註：Talmud——猶太教的經典。

Talmudish——猶太教徒。

Hassidim——是十八世紀創行的一個猶太宗教運動，最先是一種反死

板儀式的組織，其次具漢細組織了，那些信仰他們首長——拉比和扎的克的神聖工作。權力的狂熱宗派。

在他的文學生涯的初期，皮內支與勞工運動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印刷月份牌時，有假日一頁的總題下，專門對猶太勞苦大眾，作革命的宣傳。

那時，皮內支的工作充滿着強大的革命精神。

他的寓言故事「虔誠的貓」——一個直對沙皇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切的

諷刺——在猶太人中廣泛的傳誦着。他的詩「三個縫紉女」等的節錄，在工人中

間，普遍的歌唱着。後一首詩的尾結——二兄弟的故事，一個窮的，一個富的，

寓意着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剝削人的殘酷行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仍然

被猶太的革命工作者廣泛的傳誦着。它已經被後來的 J. 剎弗爾——美猶 X X

主義者的作曲家，以聖樂的形式，唱為歌曲；而且在美國和其他舉行的大集會裏

表演過。

皮內支的寫實故事，直接的反抗社會的罪惡，包括「報信者」「地下室的早

上」「幸福的家庭」「齋期」「音樂家的死」及其他。在這些故事裏，皮內支靈活的描寫着，「陰暗深淵」中人民的生活。他的靈魂是純潔的，他們的努力在掙脫貧窮和文盲的鎖鍊，發揚他們的反叛精神。

皮內支也寫了許多關於猶太婦女的辛苦的命運，她們在家庭中的奴隸地位。在皮內支許多短篇小說（「一個婦人的忿怒」，「門得利」，「布雷尼的丈夫」，「母」，「一束文件」，「結婚」……等）中，他用切膚的諷刺，詆斥，而為人所尊重的，保守主義的猶太家庭關係。

他以人類莊嚴的感情，喚醒被蹂躪的猶太婦女，起來反叛地球上的上帝的教條。他的反牧師的故事——Shtreiml（註）引起反動的布爾喬亞的一陣憤怒。故事的主角 帽匠貝爾·卡爾白斯。一個誠實的勞工，老百姓的人，有聰明的才幹，生命的愛，人民固有的樂觀主義，他窮，可是很自得。他懷疑上帝和宗教。他看穿了這個騙局——宗教代表的欺詐和貪利。他的坦白的暴露，不斷的打擊着這個目標，因而引起牧師的忿恨。無論如何，猶太的工作者，以真摯的熱忱，敬

重看這個故事和它的作者。

皮內支及宗教的詩「夜鐘」，呵都爾伯特，柴米蘇的耶穌教徒的回想，也得一個相同的反響。

皮內支對於工作者，有着宏大的關心和深切的敬重。這也就是爲什麼，他對那些缺乏高尚人生的人們，發出諷刺語調的原因了。他可憐他們。同時，對於他們的狹隘的限制欲望的奴隸的服從，表示出譏諷的態度。這種態度的特徵，表露在「彭琪，賽倫特的故事里。它和「馬加的夢」——俄羅斯著名的作家科羅連科寫的——有幾分相像。

皮內支的寫實短篇和寓言裏，宣傳許多關於猶太正教的改革。一八九七年，皮內支發行「一個織工的愛」，這是一篇對於馬克斯經濟原理基本問題，藝術的說明。和那時，一本流行的小冊子（書名：「人們怎樣生活着？」，迭克斯坦著）的內容一樣，因爲查禁的關係，不能在俄羅斯出版；皮內支用一個筆名在美國猶太聯合會里發行了它。後來，它偷偷的被運到俄羅斯境內，在那里的猶太工作者

中，它獲得讀者的賞識。皮內支的另外的煽動工作，走着同一曲折途徑，傳達到俄羅斯境內的猶太工作者。一些比較著名的，是他的反專制政府的諷刺文字，例如「天上之王有如地上之王」「伊沙夫拉夫」等等。

皮內支不僅用他的筆，爲猶太復興工作而服務。他常常在違法的會議中，誦讀他的作品，慷慨激昂的發表言論，一八九九年，在一個工作者會議中，他誦讀，批評他的「虔誠的貓」和「彭琪·賽倫特」因而被捕。他被監禁在華沙衛城，那惡劣的第十集中營里，在那里，幽囚着一些被判處禁閉的危險政治犯。皮內支的革命的信念，當他離開了牢獄，堅立起來。

一九〇一年春，皮內支被雙重的紀念着——他的誕辰五十週年和寫作二十五週年的紀念。

註：Skreiml 一個圓的，讓着絲絨邊的，拉比和富有的宗教猶太人戴的

帽子。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反動勢力抬頭的時候，皮內支的新聞工作變得悲觀而沮喪。反猶太運動，打動了皮內支國家主義的情緒。但是，當一些勞動者要求他解釋他的對於革命的猶豫態度時，他像一切新聞論文一樣的回答，尤其是一篇：「我的希望和恐懼」里，這樣寫着：「這一些是暫時的情勢，一種風行的惡果，各方面悲觀的成因，他們是神經失常的蠢東西，我們種族，對於這種懦弱、的行爲，並不是門外漢，但是你，我的朋友，不必要注意到這些。它將像瘟疫一樣，完全的過去了，不要用我的偶然乘與寫出來的論文來批評我，而且可根據我的創造力，那才可以看出我的真像，我的真性。」

皮內支覺得他的國家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觀念的錯誤，因此用最大的努力來克服它們。最爲有力的鼓勵，能使他回到樂觀的，是高爾基的要他走進生命和走進鬥爭的勸告。

皮內支認爲高爾基的出現於文藝界，該是世界文藝史上一件大事。當他被俄羅斯的報紙稱爲「猶木的高爾基」時，他感覺異常的不安。皮內支介紹高爾基的作品，給那些每星期五會見他的猶太青年作家，「他是一個人，從他那裡，可以學習寫作，愛護生命和鬥爭。」他說。在華沙一個私人女子學校裏，開過一次秘密會議，皮內支用波蘭語誦讀一份關於俄國文藝革命的報導，而且用翻譯的高爾基的「大雷雨中的海鷗」來引證着。他一再朗誦這首他自己翻譯的詩，在華沙的多次猶太工人的祕密會議裏。然而，這首詩的譯文，永遠沒有印行過，顯然它已經遺失了。在一九〇六年，皮內支寫過一篇熱烈的論文，關於高爾基的「較淺的深淵」，它曾在華沙的猶太戲院裏表演過。

皮內支對於個人和集團關係的問題很感覺興趣。

在他的早期心理學論文里，由於杜斯陀也夫斯基和莫泊桑的影響，皮內支對於二種個性加以藝術的分析。他的漢細德故事和民族故事，在他的人物處理方面表現着前進的階段。

皮內支努力於創造一個主要和自由人物的個性，立於團體之上，他從這裏捧
繪出他們的多數，產生一個典型。在這個目標下，他反覆觀察歷史的過去和古代
民間傳說，然而皮內支並不像唯心論者一樣的把握住過去。他以過去為手段，來
發揚他的理想真理——它在過去和將來都是一樣的。圖略與宗教的聯繫。

第五回

在「金鎖鍊」這個歌里，根據漢細德故事，皮內支形象化的描寫了，產生在
實際生活和日常生活與安息日的渴望之間的鬥爭，扎的克什羅米的悲劇，也就是
那些追求高尚和美滿的人物的悲劇。拉比什羅米要破壞的古老的「日常生活」的
世界，在它傾覆以後，另外建立一個新世界，一個永遠假期的生活。祇有莫里安
爾什羅米的孫子的妻，瞭解這個老人。年青一代的代表，仍然恍惚的夢想着新生
和自由。但，她卻像一隻鳥鎖在樊籠里一樣的，沒有助援。

「在二山之間」這個故事，敘述一個耶蘇正教信徒，柏立斯特拉比，在他受

着比亞拉的扎的克的迫害時，他如何的天發慈悲心。當他發現扎的克的威權，並沒有履行神蹟的事實，而是在他的聯合人民的暗示里，這是一個偉大的力量，它把內在的光明，賦與這個人物，使它更激動，而且鼓舞着這個人物。

在「還可以高一點」的這個故事里，換米拉夫的扎的克，因為他援助民衆的服務，獲得立陶宛正派教徒的重視。爲了避免一般的責難，扎的克穿着平常農民服裝，動作像一個伐木者的樣子。由於他的助人的工作和他的使人民快樂的行動，人格的偉大，達到人道的力量的最高峯。用皮內支的話來說吧，比天還要高。

從另一方面看來，在地球上，每一個生命的放棄，將要引起人性的沒落。這個觀念在「加巴拉學生」裏表現出來。

老拉比也可爾和他的學生小拉馬克，是極度貧困和極度宗教狂的犧牲者。他們在生命里爲他們自己，找不出一點空隙來。營養缺乏造成睡眠不足，夜裏不得睡覺天天挨餓，這些都是加巴拉的苦惱。他們想脫離苦惱，走向宗教，故縱於神秘的宗教語言，這樣來改善他們難求的生存。加巴拉的苦惱引起哀憐，但他們

天真的判斷，徒然喚起一個猙獰的微笑。

實在說，皮內支並不是一個海西派的信徒；他不過利用它的適合民衆的條件，作爲他的藝術觀的背景。皮內支對數佈宗教的麻醉種子的海西派的存在，始終沒有改變他的反對態度。

同時的，皮內支「盛行的學問故事」是漢細德故事的一個延長。在這些故事里，用歷史的背景和民間傳說，來描寫偉大高尚人民的聰智——這是創造的人物或人的源泉。

人們對被蹂躪的和退步的事實，不能清楚的瞭解，可是他們確切的曉得——少數人的財富是大多數人勞力的創造。因此反對的態度和不斷的忿恨，針對着世界上的豪富和有權力的人物，因此「平凡和誠實的生活」形成他們的甘心情願。他們愛他們的工作，並不爲「容易獲利」而動心（七個肥羊）。

這些平凡的人們，因爲屈服在堅固生活的束縛下，拋棄了一切虛偽。在他們的必靈里，含蓄着三個鬥爭的情緒：不但反抗人世間的有權力的，而且反抗着那

慈悲的，每次使他們失望的上帝。他們以「罷工」反抗「萬能的上帝」（裁縫柏通），而且毀滅了這個世界（沒有被沒收）。

平民們永沒有戀愛過，貧苦的勞動者，常常開着玩笑，假裝快樂，混亂嘻笑。他們渴望愉快和幸福，他們在實現生活里，找不到這些。這就是許多人爲什麼在他們的夢中，發覺世界上幸福的「造孽的」生命的幻想。或者大胆說，輕視宗教的禁令。甚至在他們聽着的時候，也提出他們對於世界幸福的熱望，而且，公開表示不滿意於他們的艱苦的生存。

在他們的漢細德故事和「盛行的學問故事」里，皮內支，努力的繼續下去，完成了一篇史詩的傑作。在這些作品里，我們看出這個作家的全部作品的藝術手段，一篇簡明的，有力的文體，簡潔短句，異常均勻的，措辭深沉的文章。

六

皮內支那些老式的抑制人情的生活的所厭惡着。他把生活看作一個繁雜的戲

生物的池沼！或者一個「死城」——那裏沒有人死過，因為從沒有一個人曾經生在那里。但是，在這個死的環境里，對於那些尋求新路的人們，他們被認為是瘋子，甚至被鎖在神經錯亂的鍊子里。但是他不妥協。

在皮內支的寓言「麥西加時代」里，有一個預言家。被他周圍的人們認為是一個瘋子。他預言麥西加來臨，這預言家傳出來的麥西加，被描摹成一個爲人類解嚴而奮鬥的象徵。這個預言家預告下面的話：

「他生出了翅膀，所有的人們都要得到翅膀。這件事是這樣發生的：忽然，一個嬰孩。帶了翅膀生下來，於是第二個，於是第三個……於是更多更多的生下來。最先，人們非常驚奇這個有翅膀的嬰兒；可是後來，他們發現它對他們是有用的。於是產生了一代有翅膀的人們。不久，他們在泥土中打滾，在生物里爭吵……」

他的天才，啓發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深切被打擊着，被大戰的恐怖，和專制的俄羅斯對猶太人入道的迫害所打擊。那時，他的新聞寫作

，處處失望；可是，對於他自己，他並沒有放棄了戰鬥。在專制俄羅斯的可能範圍內，他領導那些踴躍參戰的犧牲者，和為難童組織的學校的人們。

在那個時候，皮內支開始寫作兒童詩歌。透過細膩的觀察，他發揚兒童的天真。用他們自己的話，討論一些使他們感覺興趣使他們興奮的事，他灌輸他們愛工作愛自然的精神，教育他們對人品的判斷，使他們知道惱恨人的壓迫和剝削。

皮內支的兒童詩歌，是永遠的最好的猶太的第一等詩。

皮內支因為心臟衰弱，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在他的書桌旁死了。他的死報訊，一大早，就傳遍了全世界的猶太團體。他的殯儀為一個純粹的示威運動，不帶警察和波蘭流氓的威脅，十萬以上的羣衆參加他這個盛大的遊行。

皮內支認真的探討着人生問題，因而對於人類於人類完美的理想，產生不可動搖的信念。他在他的作品裏，在他的作品的中心人物上。他曾經具體化這個理想。他想這還是猶太羣衆為什麼愛戴皮內支，和得到他留下的非常常有的遺產的原因

了。……

彭琪·賽倫特

皮內文

在這裏，彭琪賽倫特死了，他並沒有給世界上任何影響，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彭琪是怎樣一個人，他是怎樣生活着，他死的原因是什麼呢？無論他的心臟衰弱，或許是氣力損壞了，或許是脊骨因載重而折斷了……誰知道呢……也許是因飢餓而死的啊……

假使一隻拉車的馬，跌倒在掩的腳跡洞里，必定要發生很大的驚亂。紙報上關於這件事，必定要記載着。成百的老百姓必定要跑來看這馬屍。甚至要過細的察看一下這意外事情發生的地點。

但是，如果馬的數量與人一一樣的多，那麼拉車的馬，也不至於被百姓這樣注意啊——千千萬萬的他們啊！

彭琪靜靜地生活着，同樣地也靜靜地死去了，像一個黑影似的穿過了我們的

世界。

在他受割禮的儀式中（註一）他沒有吃酒，也沒有碰酒杯的聲音，當他到十三歲和完全發育了的時候，沒有人來祝賀他，然而彭琪在這儀式會上，也沒有驚人的演說……他像一顆在海灘上很小而成熟了的沙粒，正因為如此，他就這樣的生活着在這千千萬萬相同的很小成熟了的沙粒中間，當風吹起他，在天空中，而且把他吹過大海的時候，並沒有人注意了他！

當他在活着的時候，潮濕泥濘的地上，沒有他的腳跡。他已經死去了的時候，風吹壞了他墳墓上的小木碑——掘墓者的妻子拾了它，煮熟了一大鍋的番薯……彭琪死後的三天，掘墓者不告訴人家，他埋葬的地方。

倘使彭琪已有一塊石碑豎在他的墳前。也許在百多年後，而被考古家找到了，於是「彭琪·賽倫特」這個名字，也許可以在我們的氣團中流行着。

一個黑影——它沒有留在任何一個人的腦子裏或者任何一個人的心海中。他離開了，沒有一點痕跡留在地的。

「沒有知己，也沒有親戚」他孤獨的生活着！然而他寂靜的去世了。也許，倘使人類的生活，不是忙忙碌碌的話，也許會有人時時聽到，他的脊樑因重壓而嗒嗒作響的聲音吧：假使老百姓有多餘時間的話，也會有人時刻注意到彭琪「也是一個人啊！」有一副已經失去了光明的眼睛，和過度凹下去的二片面頰；一樣的當他的背上沒有載重的時間，他的頭也是低垂着的，好像他正在尋找着他自己的墳墓。如果老百姓像拖馬車一樣的少。也會有人時常的問：爲什麼我們再不能有彭琪了呢？他遭遇了什麼事情呢？」

當彭琪被送進醫院去的時候，在他所住的地下室那個角落，沒有一秒鐘的時間——就有十二個人像他自己一樣的，已經在那里等待它。然而，現在他們爲着它還在引導着抽籤哩。當然他的屍首，從醫院里，運送到無名屍體待領處的時候，十二個以上的貧窮患病的老百姓要求他們躺着的這張床。然而當時，有從崩潰傾覆的房屋里，找尋出來的，二十個屍體，被送到屍體待領處。然而誰曉得他寂靜的躺在他的墳墓裏，如此的長久呢？誰知道有許多的老百姓，已經準備等待

着，所需要的少許的立足之地呢？

他靜靜地生下來，靜靜地生活着，靜靜地死去，又靜靜地被埋葬了。在那裏，在另一個世界裏，不是這樣的情形。在那裏，在天國裏，彭琪的死引起了很大的驚亂。

救世主（註二）時代的大號角鳴響着整個的天國的七重境界：「彭琪·賽倫特已經逝世了啊！」巨大的天使們，用他們最寬大的翅膀，激動地，圍繞而飛行散佈着消息：「彭琪·賽倫特已被引導到天國的領土下來了！」在天國裏激起了很大的驚亂和喜悅！「爲什麼，彭琪·賽倫特來了！彭琪·賽倫特親自來了啊！」。

年青的小天使們，用金亮的眼睛，用金亮的金絲織成的翅膀，和銀白的拖鞋，歡欣的飛去會彭琪，翅膀的飛拍聲拖鞋的輕踏聲，還有那年青的，活潑的，玫瑰唇的天使們，愉快的歡笑聲充滿了天國，衝入了偉大的天主的寶座裏，而且上帝現在自己也曉得這是彭琪·賽倫特來了。

亞伯拉罕神父來到了天國的門邊伸出他的右手迎接着這位來者。一個脫耳的

微笑使他的面容也愉快起來了。而且當他離開天國時，他走得很慢。

在天國里，那裏來的車輛旋轉的噪聲的響聲哩！不見大門的聲響而開的。

原來是二個天使推來一輛黃色有輪子的輕便椅子，是給彭琪在天國裏坐的。

那幾個天使剛拿來拋棄的閃耀發光的東西是什麼呀？

原來是頂飾着寶石的金冠——也是給彭琪的。

「就是在天國的法庭之前面，也要來一次最後的審判吧？」衆聖徒都驚愕的

問着。在他們的話裏面有一點羨慕之意。

「何消說得！」天使們回答着，「這審判不過是形式而已，連譴責天使也不

會有什麼話要說，最久也不會超過五分鐘的。這受判的不是別人——而是彭琪。

賽倫特！」

當小天使們抬起彭琪，在他們的翅膀上，並讚美歌頌着他的時候：當亞伯拉

罕神父對他，好似他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而熱誠的握着他的手的時候：當他聽到

已經爲他在天國裏預備椅位的時候；那麼他的頭上將要戴上金冠，在天國的法庭。

裏將沒有話來反問他的時候——彭琪正像他在地球上一樣，仍舊的保持着沉默。他的心情因恐懼而衰微了，他確實的相信這不是別的，不過是一個夢，或者，也許正是一個誤點而已。

如此的事情，他在下界也曾經碰到的。許多次數，他夢見，他敗壞了錢，墮在地板上，一大堆的墜在那裏……但是他常常醒來的時候，還是一個窮光蛋，比以前還要貧窮些。有許多次數，有些人沒有注意的對他微笑：或許說些關於開心的事情，——可是他立即的走開了，而且厭惡的咒詛着。

「我的命運就是那樣的嗎？」他想着。

「他老是閉着眼睛，恐怕這夢即刻會消失去，然而他醒來時，却躺在一個爬滿蛇蠍的深窟裏面。他懼怕吐露一點聲音，運動運動手脚，他惟恐被人家發覺了，而又被拋到一個無底的陷阱裏去。」

他全身都顫抖着，他不聽見天使們的請安，看不見他們為敬重他而跳舞的。

他沒有回答亞伯拉罕神父忠誠的迎接，而且當他被引導到天國的法庭去的時候，

他沒有對審判官們問候，或是說「早安」。

他因恐懼而畏縮了。

他的疑懼更加深了，當他注意到天國的法庭裏的地板的時候——純潔的白礬石而且飾鑲着金鑽。「我的脚步行在如此的地板上呀！」他因恐懼而發呆了。「他們一定需要的一些有錢的人，或者是博士(Kaboi)(註三)或是一些聖徒，」他想着「他決定來，然而到那個時候我的一切都完了！」

主審官明白的宣佈着：「我彭琪·賽倫特的案件！」而且把文卷交給辯護天使說着：「談吧，但是要簡短一點——」

然而彭琪並沒有聽到主審官的話。一切的東西在他眼前閃耀着；他耳朵裏面嗡嗡的響着，但是經過這次嗡嗡的聲音後，他却更加清晰的聽見辯護天使底優美的聲音了。好似梵啞鈴似的歌唱着：

「他的名字適合他，像一個精巧工人縫成的衣衫適合穿在一個文雅的人身上
一樣。」

「他說的什麼呢？」彭琪心裏問着自己。他聽到一個很暴燥的聲音插進嘴：

「請你不要多說廢話」

「在他一身中」辯護，使接着說，「他沒有訴過苦——從不反對上帝，又沒有反對他人，而爲着消除自己的苦煩；他的眼睛從未閃過怨恨的光，他從未舉出他們，向天國控告。」

彭琪仍舊的沒有聽懂一個字，這暴燥的聲音又插了進來。

「請不要咬文嚼字吧！」

「包工痛苦，然而彭琪比他們還要不幸。」

「請舉出事實來，祇要是事實！」主審官更暴燥地插了進來。

「當他出生八天的時候，他就受過了割禮……」

「不要講這些現實的事實吧」

「Mohel 的手術不好，他忘記了止血。」

「別說這吧！」

「他常常是沉默的」，辯護天使接着說：「甚至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死了，而又來了一個後母，她是一條毒蛇，一個惡心的醜婆。」

「也許，他所說的，涉及了我，是我吧，」彭琪想着。

「請你不要曲意的反對第三者吧，」主審官粗暴的聲音插了進來。

「維持他連一點麵包皮都不願意，她給他生了霉的麵包，而且以樹皮來代替肉……然而她呢，她自己飲的是咖啡乳酪。」

「說到本題來吧！」主審官固執的堅持着。

「然而她任意的用她銳利的指甲抓他，毆打得他全身，破爛不堪……冬天，

霜冰霜滿地的時候，她要他打着赤脚出去砍柴給她，他的手又嫩而又軟弱，木頭太硬了，斧頭也太不鋒利了……常常他扭傷了他的臂，凍壞了他的腳，然而他仍舊是沉默地；甚至不告訴他的父親——」

「那個酒徒！」譴責天使嘲笑，而彭琪全身打了個寒戰。

「——他確有所怨言！」辯護天使總結了這段話，「而且在整個的時間內，

他是孤獨的，「他繼續的說，『沒有伴侶，沒有朋友……常常穿着破衣衫，從沒有一秒鐘空餘時間……』」

「事實哩？」主審官又在要求了。

「仍舊是沉默的，甚至在一個冬天的雪夜裏，他被他的父親抓住他的頭髮拖到屋外的時候。慢慢地他爬了起來，而爲着生活逃走了……」

「他一路仍舊是沉默的……當飢餓得不堪忍受的時候，他爲着求乞一點麵包，眼睛望着人家……」

「當他終於來到一個大城市的時候，這時正是一個陰暗多雨的春天。他來到這裏像一點水珠隨在大海裏一樣，在同樣的一兩晚上，他被拖進了牢獄。而他仍舊是沉默的；他決不問他被逮捕的原因。當他出獄的時候，他尋找着最難做的工作。但是他仍舊是沉默的……」

「找工作比較做工還要艱難——他却沉默着。」

「流着冷汗，在重債的重壓之下。他的肚子因飢餓震動着他仍舊是沉默。」

「澆着泥水落着雨，他默着重負在人行道上進行着，而且快步的闖進四輪馬車上，馬車和電車，在他臉上常常現着死人的像——他却沉默着。」

「他從不計算一辨士而負若干的普特，（註四）若干次當他有差使時，他便跌交幾次，他常常的當他等待他難得手的辨士的時候，他差不多要暈到過去。他從來沒有將自己的命運和別人的命運比較過。他仍舊的祇是沉默着。」

「他從不因爲他要錢而高聲的向人家討着。像一個乞丐似的，他站在門外面！而且他的眼睛像一隻飢餓了的狗反射着光線。」等一會兒來吧！——而他好像黑影似的消失了，等會兒來，甚至爲着所應得的錢，而更沉默了。他沉默着甚至當別人騙出了他一部份的工資或者給他偽造的紙幣的時候！

「他祇是不做一聲……」

「畢竟他所講的都是我呀！」彭琪自慰着。

辯護天使喝了許多水後，繼續的說：

「有一次，在他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事……一輛橡皮輪的馬車由幾匹沒有了韁繩的馬拖着狂奔的跑……已被拋離位騎馬車夫，碰了頭端在道路上，受驚嚇的馬吐着泡沫，他們的蹄底下碰着發火花，他們的眼睛燃燒得像黑夜裏的火花——然而坐在車裏面的人，十有九個是死的。」

「於是彭琪挽住了馬。」

「他營救的這個人，是一個慈善家，所以他沒有忘記報答彭琪的功勞。他把那個跌死了的人的鞭子交給他，所以這彭琪也變成了一個馬車夫。這位慈善家不會如此的就停止了，他已經彭琪討了一個老婆，還有……她還給了他一個小孩子。」

然而彭琪仍舊沉默着……

「無疑的，他說的就是我……現在彭琪差不多相信了，畢竟他不能振起勇氣抬起頭用他的眼睛看着在沃爾的審判官……而且對是……」

辯護天使接着說：

「甚至當他的主人破產以後，而且不給他工資的時候，他仍舊沉默的……」
「甚至當他的老玻璃拋棄了他，而且在他手裏留下了一個嬰孩的時候，他仍舊是沉默的……」

「十五年以後，當這嬰兒（現在已是高大而強大的了）送他走出屋子的時候，他仍舊是沉默的……」

「無疑的，那就是我！」彭琪心中絕喜悅。

「他老是沉默的，」辯護天使繼續開始用一種悲慘而柔和的語調說着，「甚至當那主人和他的全部債主結演了以後，然即對彭琪這少許的工資還是不給他一個哥貝克（Kopek）（註五）的時候，甚至當（他再騎着一輛用良馬拖着一輛橡皮輪子的馬連那些夫跑，彭琪身邊的時候……」

「他老是沉默着，他甚至不將踢倒他的那個人告訴警察……」

「甚至在醫院裏那裏希望他呼喊，然而他仍舊地沉默着！」

「當這醫生拒絕照顧他，除掉付輕酬外的時候，當這看護拒絕給他換更布除

掉要付一點小費外的時候，他仍舊是沉默的！

「當他悲痛的時候，他默默不言，於是他靜靜地死了……」

「他沒有說過一句反對上帝的話！他沒有說過一句反對別人的話！」

「我已經說完了！」

彭琪全身又開始顫抖起來了，他知道接辯護天使說話的就是譴責天使，他摸不到那天使將要說些什麼話，彭琪他自己連他的生活一點也記不清楚了。甚至當他活在地上的時候幾秒鐘一過去立即就忘記了……

辯護天使的演說詞中使他記起了不少的事情……然而他不曉得譴責天使將提出些什麼來反對他。

「我的教主」譴責天使開始用一種嚴烈而諷刺的音調叫着，然而停止了一下。

「我的教主啊！」他又開始了，聲音比較的溫柔了一點，但又停頓了一下。

最末尾用卽同樣的幾乎是頂溫柔的聲調說道：「我的教主啊！他仍舊在沉默

着——所以爲他將要沉眠了！」

寂靜籠罩着整個的法庭，然後，新的聲音又聽見了，自優雅而顫動，像一個豎琴響着：

「彭琪啊，彭琪，我的孩子啊！我親愛的，我所愛的孩子，彭琪啊！」

彭琪的心似乎全要被溶化了，現在他準備睜開他的眼睛來，但是眼睛裏却都是淚水……他從來沒有嘗過這樣的、種種愉快的悲哀……「我的孩子，我的彭琪呵！」——自從他母親死後，他就沒有再聽見如此的叫聲了，也沒有見過如此的字了……

「我的孩子啊！」法庭的主審官接續的說着。你容忍的受着各樣的苦，然而你却仍舊的沉默着。你的四肢都已經割斷了，你整個的身體都受了傷，而且你整個的靈魂的出隱的地方都正在流着血——然而你却仍舊的還是沉默着。

「在下界的地方，他們不尊重你的沉默，也許你不知道你自己能夠高聲呼喊，而你的喊聲却能震倒 Leriche（註六）的城垣。你永遠不知道這偉大的力量潛

伏爾泰……
「在地球上，你的沉默是不會得到獎賞的；但是這地球是空虛的國家，在這樣，真正的國家，你必能能夠得到你的報酬！」

「天國的法庭決不再麻煩癱瘓你了！對你也不宣告判決，不能逐一的指出你在天國的一份是什麼！」欲望你的是什麼，在這裏每一件事物都是你的！」

「現在玳彭第一次睜開他的眼睛。他雲着眼睛，輝煌的光線幾乎使他失明。

「和東西都是光亮的。」一切東西都發光芒，一切東西都反射着光線。牆壁哪！家具哪！天使們哪！審判官哪！

他閉上疲倦了的眼睛了。更昏動率開始開動。馬星強和英琪

「你的確如此說嗎？」他躊躇。胆怯的問着。天使的扇子。這世界！」

「當然的，」法庭的主審官對他保證着說。「當然的，我告訴你，這一切東西都是你的，任你選擇什麼就拿什麼吧，因為你可以拿你自己的東西。」

「你真的如此的說嗎？」彭琪又把這話問了一次，但是比較自然了些。

「當然的，當然的，當然的啊！」從各方面說給他聽。

「好吧」彭琪微笑着，「倘使是這樣每天早上我要一個熱燙的，上面烤着牛
黃的麵包捲！」

法官和天使們都含羞而好幾對不住人似的低下了頭。聽着天使則不住的狂笑

註一：Circumcision 是猶大人和回教徒之宗教上的割禮儀式（即割去陰莖

包皮）。

註二：Messiah 譯音彌賽亞，救世主即耶穌。

註三：Rabbi 猶大法學博士之尊稱。

註四：Pood 俄國重要單位合四十俄磅。

註五：Kopek 俄國小銅幣。

註六：Laricho 巴勒斯坦的一個城市。

此種情形，在醫學上，是極其罕見的。但心體既弱，全身肉體亦必

趨正於弱。故凡有弱症，必先求其心體之弱，而後求其肉體之弱。

補正心體之法，不外乎靜養。靜養之法，不外乎守神。守神之法，不外乎

無事。無事之法，不外乎無欲。無欲之法，不外乎無思。無思之法，不外乎

無動。無動之法，不外乎無言。無言之法，不外乎無行。無行之法，不外乎

無為。無為之法，不外乎無事。無事之法，不外乎無欲。無欲之法，不外乎

無思。無思之法，不外乎無動。無動之法，不外乎無言。無言之法，不外乎

無行。無行之法，不外乎無為。無為之法，不外乎無事。無事之法，不外乎

無欲。無欲之法，不外乎無思。無思之法，不外乎無動。無動之法，不外乎

無言。無言之法，不外乎無行。無行之法，不外乎無為。無為之法，不外乎

無事。無事之法，不外乎無欲。無欲之法，不外乎無思。無思之法，不外乎

無動。無動之法，不外乎無言。無言之法，不外乎無行。無行之法，不外乎

無為。無為之法，不外乎無事。無事之法，不外乎無欲。無欲之法，不外乎

柏格爾遜

柏格爾遜 (David Bergelson) 蘇聯猶太作家之一，一九一〇年開始他的文學生涯，到現在已經滿了三十二週年了。

他的作品主要的是描寫蘇聯的內戰時期和大革命前在俄國的猶太布爾喬亞的生活，以及革命後，蘇維埃的猶太人民的新生活。

他的幾篇小說如：“Miracle”、“Biroatjam”（在塞孫伯爾河上），此外還有

幾篇戲劇和短篇小說——「在火車站上」（一九〇九年出版），「颶！暴風雨時

代」。

電話

D. 柏魯爾遜

野戰電話掛在一家客棧的牆壁上，這家客棧，坐落在假寐着的潮濕的叢林的邊緣，接近邊界的地帶。一輛火車駛上（一九〇六年出遊），假寐着的叢林和莊園凡與得。左朱里阿已經脫離戰鬥，他有一隻朝天鼻子和稀疏的拖長的頭髮，頭髮又在他的十分溫潤的臉頰周圍，有一副沉默的面孔。在深切地沉思片刻，他動了動他的翻轉的鼻子，滑稽得好像去梅同的方向。他在電話里向他誠懇的說話，幾乎拚命一樣，這很可以證明他，對於他的職責深刻的忠心；許多次他申斥過在鄰近的負責電話責任的人，當後者用電話作私人的呼號時。

左朱里阿，對於電話的看守感覺有價值而滿足，因為他深深地認識到他被指派的職位的重要性。

自從加入紅軍，雖然他已經學會了流利地閱讀，他仍然保持這個習慣，在他的半文人時代里造成的，站在廣告牌和佈告的前面，高聲朗誦，不因為他的同伴的奇異注視，而受到阻礙。

他的語言混雜着俄語和烏克蘭語。當他談經他經過的革命時，他使用，在他服務軍團的幾年里，所學會的俄語。烏克蘭語供應他敘說關於田野，樹林和人的性質，因為這些右言，當他爲克哈克夫地主做事，先當羊童後當馬童時，他曾經說過。

他感得紅軍需要他，確實的，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而且在多次的火線上，他曾表現過他的性格。

那是皮爾蘇支基軍團，現在正在被攻擊着。

起先，有八個紅軍，在左朱里阿的近旁，看守這個站。這片潮濕的森林，剛巧是潰散隊伍的落伍者的良好掩蔽，他們毫無分別地劫奪全部和單個的行人，常常地，樹林的低而幽靜的聲音，被人的痛苦的呼喊所突破。

客棧不乾淨，八個紅軍坐在棹的團圓消磨他個的時光，來福槍依在他們的膝蓋中間，靜聽着左米里阿發表他的意見。對於法國爲什麼從奧靈被驅逐出去，和美國爲什麼仍然固守在亞盧琪爾（Arcangel）。

在夏季里，波蘭的白軍已經威脅着包圍了這片森林。八個紅軍被指派到另處地方去。於是左米里阿孤獨地一個人留在客棧里。

他以一個想從自己經驗當中，認識事物的人底熱情，貢獻他自己給他的職務。

左米里阿仔細地靜聽着，一個紅軍特別工作人員，給他解釋如何使用電話。

「我告訴你，同志！你談話送入它的里面，它反回來回答你。它需要電正如

像馬雷基喬麥。當一個敢出來，你步進另外一個里去，對嗎？你聽我一定會更多

知道它們一些，你不用再告訴我。現在我已經得到人。

的答覆左米里阿聽着話和紅軍以及革命有着直接接觸的關係。因此，爲了這個原故

它一定要人來看守着，自然，它不是真正的有生氣，可是也不完全是死氣沉沉

的。它有它自己的作用。

在野外沒有塵埃的騷擾，你便可以輕鬆地談話，透入聽筒，用不着費氣力，正象用
儲藏著的聲音。

但是，在這種風刮起來的時候，你一定聽大聲的喊，一直弄得你大汗淋漓下
來。

祇有一件煩惱着左來里阿——棧里生活是可怕的滲淡，他從前永遠沒有

聽猶太人生活在一起過，他不懂得他們的方言。
但是，他是聽透了他的聲音的響亮，一個半生氣的同志，你和他可以一天談上幾
天，而且種種軍以及革命有着愉快的閒談。聽的，他雖然，同志似乎聽得聽動並

且有幾次，他發覺到用不着思索，就這樣做出來談話，他雖然聽得聽動自己與一
個聽，你要走過他那里，把那個柄轉動一周：

同時你要大喊，正正的送入它的耳；

左來里阿！第三站，第一百零一里！什麼一回事？聲音大點，

你不能聽到我！」

二個星期過去了。左朱里阿，在客棧的一個角落裏，睡在他的電話旁邊，用他的戰痕斑斑的大外套蓋着，在夜里，他要去到外面，並且在空地裏燃着火，好像讓人們知道這一站有人看守住，在火邊上，他把那用來捲紙烟的碎紙片，念了再念，他希望和人們談話，敘述他自己，使他們知道，他認識能夠把報自己的一兩件事，實在，他的軍團已經離開了，可是它不能離開得很遠。使人們發笑的，就是他，左朱里阿，在電話那里的一會兒，……這也就是他永遠給人注意住的原因。

他用來一段談話的字句，經常尋在他的舌尖上發音：

「喂，我們都需比現在生活得更好一點，我說對不對？」

但是在客棧里，沒有一個人員曾經回答他的企圖，來開始一個會談，他們都像舌頭打了結，而且他們奇異地注意着他。而當他不耐煩站起來，踉蹌着走向廚房時，有人就要尖銳地喊着那個年幼的使用女孩子：

「則爾大！你在幹什麼！」

「則爾大，妳不記得告訴妳的話嘍嗎？」

那種意思就是：「爲什麼妳不跟了他，進到廚房里去？趕快去，好好地看住

幫他在幹什麼？」

但是，當他們之間，用他不曉得的一種方言，討論着左朱里阿的時候，他

們都會同意着：

「他絕不會摸動一件東西！」

「不會不會吧？假使是金子在他的腳下呢？」

而別人一定會說到：

「他相信他們像相信上帝一樣！」

「那就糟糕！」

「紅軍他們自己常說到他：左朱里阿都是對的，他是最好的一個。紅軍可以

信任他

「假使祇有她主，一定會從這里趕出他的？」

二

客棧里同住着的一個，是一個短小的，枯槁的老人，他正在等待着死。他的聽覺眼力，他的膝蓋搖動而彎曲在他下部，他傳佈出去一股惡劣的氣味，每天這個老人一定要痛苦地爬上板凳，開那掛在牆上的鐘的發條，企圖偷偷看一下月份牌，看那天是不是四旬節（Lent）的。節前四十日間，為紀念耶穌之禁食而（譯者註），假使它是四旬節，那就要絕食了。

則爾大，年青的女孩子有厚而黑的頭髮和一雙大的黑灰色的眼睛，是他的女孩子，她的父母給殺掉了。則爾大為她的妹夫和孀母所容，但是他們為了照顧她使她做艱苦的工作。沒有一個被雇的傭人能夠忍受她所過的生活。

店主的妻是沒有孩子的，性情粗暴的一對。他們從早上一直忙到晚上，為了照料客棧的事務和接連客棧的一小塊土地。

近來，他們開始顯得異常的沮喪了，自從紅軍把那部野戰電話掛在他們牆壁上，生意繼續的跌落下去，沒有那麼怪的人，會經過邊界停留在留里過夜。沒有更多的人願意，沒有較多的一批批人爲了一壺茶，爲了留宿以及爲了吃飯。

弄靈的店主和他的妻，坐在棹子旁邊，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嘖咕着，發對不安的眼光在左朱里阿的方向，當他吶喊着電話時候。當他停止吶喊聲，他們停止住他們的喋喋不休的談話，而代之以深沉的太息，從而巨大的發對在他的方向而同情的眼光，左朱里阿明白了，店主和他的妻一定高興來看他的結局。

那天，打算告訴他們，他用累贅的話來煩惱他們，沒有怨恨，也不屈服於他們的任何威嚇，左朱里阿試着來開始會談。

「奇怪的事，電話」他開始，眇了眇那個機器的方向，「服務於革命，它做——靜靜地懸掛在牆壁上，你簡直永遠不會想到，它可以聽到一件哩路外正在做什麼？」

店主和他的妻改變了他們的視線。

「好了」店主的妻從牙縫里擠出低而長的聲音「那是當他張開他的嘴，你所得到的一些吧！」

「要你關心什麼？」店怒罵着他的妻。「讓他說吧，假設他願意一直說到數世主降臨好嘍！」

左朱里阿，他知道他們的談話沒有什麼，然而覺得他已經說惱了他的店主。

現在他毫不在意地說下去：

「通過電話」，他繼續着，「我可以話說給全部紅軍，給革命，給莫斯科，給克里姆林，我祇要喊一聲，紅軍在危險之中，援助馬上就會到來。電話是紅軍的右手，所以這樣。」

「Hello！」店主的妻藐視地呻吟着。於是再也忍不住的，她用俄語隨便亂講出來：「你和你的電語，爲什麼，國外每一個獨立的家庭有一架電話！」

「那也許是這樣」沉着的左朱里阿回答着：「祇於是他們不像我們一樣。在我們的電話里，你能夠聽到在他們的電話里所不能聽到的事！」

「住口吧，爲了上帝的原故！」店主狠狠罵着他的妻，由於這勸告，終止了這會談。

左朱里阿覺得則爾太一個人瞭解他，她的大眼睛以溫存的愉快注視他。在客棧裏許多天設有新的面孔，呼了克哈軍夫尼可夫，柏油礦的主人，The Tar-works Proprietor 他曾被司令部命令着，連送食物供給紅軍的站（Post）他的眼睛，有着十個剛從噩夢中驚醒的人底煩惱的目光。

當他聽到三輪載重車的軋軋聲，店主和他的妻跑出去迎接這位新客，送許多問題給他。單講夫尼可夫，曾與他同宿。——
爲了斯特潘·瓦西爾也維奇，告訴我們，人們還繼續着走過邊界。」

表面上克哈軍夫尼可夫很鎮靜，但他內心裏發了怒。——
「他們是那樣的？」他重複着，沒有注意店主和他妻子。「他們是那樣的？」當然他們那樣的。在一次里有點兒。」

「對嗎？斯特潘·瓦西爾也維奇？正像從前一樣？每一天？」

克哈軍夫尼可夫長歎了一口氣。他回答着：「每隔一天，也沒有這樣壞」，他回答着。

「那末他們走那條長路？」

「當真的他們走長路，經過開單諾夫的客棧，不用希望他們飛進這空間里來

，你說是不？」

「開單諾夫在開單諾夫的客棧里，有許多的宿舍？」

克哈軍夫尼可夫研究着他的戰重車底車輪，深深透了口氣，在清晰而忿怒

的聲調里的回答着：

「在開單諾夫的店里，他們用金黃符眼！」

「他們為什麼忘記了我們，你想一想，斯特播，克西爾他離奇？」

「忘記你們？」克哈軍夫尼可夫，向着左朱里阿，投擲帶有意義的一瞥。「

那就是原因！」

「但是在這簡爾附近，是他唯一的三個。」

那都是怎樣利用這新奇的機械處於他的末里在他們方面，

又這些這冒子，從鎮上轉來什麼消息，斯特潘·瓦西爾也維奇？」店主向着，

丟眼向左末里阿。

「在這周圍，他們掛線有好久啦？我應該鬍子（註）要來了。」

也許他動要來交可基他到颯颯到這里做車，大體這話，則這後這話

對着「這產客棧裏要帶出像真金礦等處，這人歡喜痛。為現在將變成我們的什麼

呢？這話的實則眼直末里阿的後生。這話，一則這天這話到這話這話這話

這話的聽得如這，這話來轉問，這話這話這話，這話又一話又這話這話了。

夫示姑生知牠的妻回到他們的座位並從新開始他們的歡喜，好像他們在某人裝

裝機里的注與人一樣。牠們怪腔怪調，裝左末里阿底面鼓里發響着單調無味的吵

雜聲這聲，誰都不聽得這話這話這話，這話這話這話，這話這話這話這話這話

為了這話他的妻聽聽聽林林的話尖以及左末里阿在他的電話旁的眼光，店主

也定跑出去，到黑暗的預藏室里，他自已在那兒坐上幾點鐘。這他自已捲好眼

紙煙，左朱里阿一定從他眉毛底下對他的房東投擲一瞥，這在他的好像是，他們的談話，對於留他在這裡看守這一站的紅軍，有某種的污辱。左朱里阿覺得他忍受這些事件，簡直不能夠盡他的職責，渺茫的不可延長着，因而開始嚙蝕住他的要害；部隊或許忘記了我吧？從最近的站，有過突然而來的少數呼號，那好像是表示他們其他的事擾亂住。也有時候，發現電話斷續地響着鈴，可是當左朱里呵衝到面前的時候，拿開來聽筒，呼着他的站號，在另外一端又沒有反響了。

熱悶沉重地壓抑在左朱里阿的身上。起初，一隊騎兵巡邏隊偶然地停留在客棧旁，或者一些軍隊單位也許行軍經過這里。現在呢，沒有人了。爲了掩飾他的不安，左朱里阿假裝不在意的樣子，大聲說話，像是對自己講

一樣。

是的大大的工作，重的打擊，將十分靠得住的連續來臨，不久在這裡，事情又要變得生動些。

有時候，他偶然閒步走進領事館，發現店主在塗油，左朱里阿就要試着引

起他圍在這樣的會談里：

「喂，頭兒在這裏。在工作嗎？呃，好的，留心啊，你能夠取得所有你要的麵包，可是剩餘的屬於每個人的，像土地一樣，你知道的，事物並不是它們常常是的樣子：我常給地主做工，不過那是完全超過的，而且還要做下去。那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所說的，那就是列寧所說的，而且那就含蓄着他的真理，那也就是我所說的……」

但是，後有，店主是比較以前更氣忿了。

他好像是在說：「說下去，直說到你臉上發青，它和我沒有關係」。

左朱里阿底驚奇的感覺生長起來。他要回到客棧去，坐在空桌子旁邊，用手支托着他的頭，哼哼出悲傷的聲氣，注視着那個老人，他一動不動的在板凳上。

「呃！但是你是一張奇異的老的紙牌，」他一定啞聲歎氣着，在無用的企圖里，要拉這老人出去，「有些老農夫喜歡講故事。他們有着如何一個艱苦的時候在

古代，或者關於耶穌，和牧師們怎樣發明各種關於他們的謊話，以及用這些故事愚弄人民，但是假使你原諒我這樣說，你坐在那裏用你的眼睛搜尋一下，在你的鼻子下面，幾咕出一些出事情，要是你知道，原諒我，你是怎樣一幅可憐像啊，你應該注意我們紅軍，那應該會使你覺得好……要想到我們用我們的勇敢的手作事，不是一根來福槍在我們中間……」

但是，老人默默地坐着，他的有年紀的頭搖動着，好似在脆弱里，但是倔強的否定：「不行，沒有這回事，沒有這種事。」

過了一會以後，當左米里剛開步出去，再走進廚房的時候，老人依照年青人講例用着他怨憤的語氣，喊着則爾大：「……而且……」

……快出去到廚房里去，看他在那裏做些什麼……」

……在索里阿要聽到則爾大作些苦痛的反應，這對於他好……是在代替了他，凡與得。左米里……

……則爾……粗暴地罵着。店主的妻是最壞的罪人，雖然則爾大，在

左朱里阿覺得在這裏他已經和工作脫了節——他沒會被紅軍丟在這里，來看守對任何傷害沒有來的地方，左朱里阿被感動了。增加着他的忿怒，當他去到裏面，他看見有人。在他不在的時候，曾在電話旁邊，聽筒沒會安靜地掛在掛鉤上，而是孤伶伶地給它的電線懸吊着，差不多碰到了地面。

「這是什麼回事？」他的恐怖的聲調詢問着「是那一個在亂動電話？」

聽筒在默默的抗議裏，無力地擺過來擺過去。

「沒有一個人可以走進電話，我告訴你！」左朱里阿怒氣沖天的對店主的妻喊着。「我在這負有責任，還有旁的事情！你再好不要惹那個女孩子吧！當我們紅軍一次在丹尼金前線撤退的時候，我們把婦女和兒童放進火車裏，和我們在一起，她們乘在我們後面的馬鞍裏！看呵！」

女主人那個時候允許了去，她跳向她的丈夫又跳向他，則爾大，咒罵與懶惰，沒有好處。爲什麼他不去在各個地方找尋保護。爲什麼他不做些事？於是，客棧又給忿怒的粗濘氣的口角包圍住。帶着討厭的態度，左朱里阿能力去安慰他的

電話，他的唯一的朋友，他的唯一的聯絡和紅軍它曾經解放了他，而且解放着世界上一切的勞苦的大衆，或許他的同志們，已經被命令着，離開鄰近的站，遷移到更遙遠的地方。它所表明的是，即使在聽筒里，所有他聽到的是不清楚的聲音，他們仍然一樣的有節奏，對於他的耳鼓。

呢，假使祇有他能夠回他自己的羣衆中間，假使革命需要和他們一同死，和千百萬其他的，像他一樣的紅軍，並肩作戰，他的來福槍牢固地握在他的手里：

：那一定是無限的，比較在這里遙遠的電話站受磨難，要好些，而快樂些。

在幾個傍晚，左朱里阿差不多給吸引在他電話上。在這些時候，他想像着聽到遠方對擊的聲音，和「歡呼的口號（吼聲）」，或者一隻進行曲底回聲，好像紅軍聯隊在不遠的地方正在行進着，夾雜着號角底鼓的鏗鏘底，凱旋的和音。

在幾個傍晚，他幻想着那片黑暗的潮溼的叢林，在每一邊緣，給包攏住，樹林擁擠着隊伍，而他，凡奧潘，左朱里阿，在這里完全是孤獨的，電話是和地另外的世界底唯一聯絡，那個世界被戰場的火光明地照明着。在那裏，來福槍在

乎里，人們爲他們的正義反抗着週遭的敵人。電話線，在上面，伸張着極長的距離到另外的世界。有的時候，遠處的地方反應的呼喊，有的時候，它是冰冷而且沉寂，每件事依靠着氣候，而且依靠着那里的人民怎樣的被工作催促着。

但是他爲什麼最近被可惡的猜疑折磨着，那個世界正在一天天的撤退到更遠的地方去，它已經忘記他，凡奧潘·左朱里阿嗎？

有時候實在的想到他聽見些從附近一站發出的聲音回答着，但是，他們是些奇異的聲音慢吞吞地不清楚，又像是它們在開他的玩笑……他們侮慢地盯住他，當他喊着他的聽筒。

在很晚的夜裏，當左朱里阿！十分地疲憊，離開電話走開去，一切談話都停止了。燈照亮着，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個紅軍，祇有則爾大時時刻刻地注視他，總有些什麼事告訴他嗎？

左朱里阿送回溫和的友誼的眼光，而且漸漸地，一種互相認識發生在這個紅軍和這個年青的姑娘之中。

店主和他的妻在他們的房裏忙碌着，年邁的老祖父正在板凳上打瞌睡，他分不清晝夜的長短。左朱里阿一個人坐在桌子旁邊，彈弄着巴拉達加，這是他的同志作臨走的時候留下來的。

忽然地，一個溫柔的語調在他的後面說話：

「左朱里阿同志，」

這個紅軍停止彈弄，他的翻弄的鼻子，疑問地傾斜着天花板！

「呃，什麼一回事？」

「左朱里阿，原來是則爾大經過廚房的門望着他，『你想到我會把我送到紅軍裏去當個護士嗎？』」

「他們一定會的，親愛的。」左朱里阿帶着快樂的眼光回答。

「真的嗎？」

「真的，當然的！像流彈一樣，他們要做出來」。

「可是我想它一定很難吧……」

「難！沒有事情是難的，我知道一個護士，她服務在我們的聯隊裏。」

「她是……像我嗎？」

「正是一個樣子！我們正在通過丹尼金前線，向則爾尼格夫推進，那時……」

有一列裝甲火車，和二架機槍，丹尼金人破壞了我們的前面的鐵路，因此我們用所有我們的行李，推積在車底外面。架好我們的砲，於是在丹尼金開了七天火，他被刺傷在那個市鎮裏，正在那個時候，惡劣的傷寒病正在襲擊着跟着我們的母鴨和公鴨，在我們的聯隊裏有些美好的青年，我們因此而著名，但是在這裏，他們一個尾隨一個，給傷寒症打下去，我們有一個砲手叫做亞伯拉沙。則爾尼格，他黑得像個印度人，同時他常常地唱着歌。當然，它使我仁愛和痛心，當勞工歡喜的他要死的時候，我們的醫生像其他任何事一樣，好像發瘋了，他的名字是門得爾，一個像貌嚴肅的漢子，在科羅斯其坦可前方參加到我們這裏來，他是個好

性極，嚴肅，但是慈祥得使他們對待他們自己，確住了，孩子們，他常說，無怪
是你們向我要些樟腦，或者是我對醫院長，當我從事於那件事時，我自己也是
一樣。於是我們中的二個，集合一起，決定通過這個市鎮，那是白軍，可以找到
不毀樟腦的他們家底一個被叫做揚耐，也是個猶太人。他正樣一匹小羊。很隨他而
前來的是個護士，裝扮得像個尼姑。她的名字是巴沙。哈，他們走開去，假使重
重着他們：若他們像新定婚的一對。

「噢，則爾大氣感地邊讓地邊轉着，若他們得到樟腦沒有？」

「咳，沒有……後來我探聽得關於它的一切情形，在先白軍把他們提
出監獄來。於是脫掉他們的衣服，再用紅熱的炭塊在他們的衣襟的背部上，
限掉掉一片毛。於是開始一片片的皮層撕開來，擦向他們過去的事情……要使他們報
告所有關於這個聯隊的事，以及有多少人。若他們報他們的皮一片又一片……
但他們似決定不開他們的口……」

「那末……那末後來又怎樣呢？」

「怎樣呢，你真是個小孩子，小妹子，後來再沒有什麼可能發生了……」

則爾大沉默了。

「可是我已經在等待着，」她闕地說，好像在追尋着一些想像中底破壞了的

列車，「等待着所有紅軍再經過的時候，我想我一定跟他們去。」

於是她告訴左朱里阿，她的妹夫那個店主，帶回來的消息，從他過去幾天去

過的市鎮上帶來的。

「最先他說布爾什維克已經驅逐的波蘭軍回華沙去，大約是，但是現在他們

說法蘭西正在幫助着波蘭軍。因而紅軍遭受各方面的壓迫。他們正在沿着鐵路公

路撤退，然而這裏除了樹林和潮溼以外，沒有什麼，所以他們說布爾什維克永遠

不再會回到這裏來。

「誰說的呀？」

左朱里阿紹下巴拉來加着一下跳過他的電話前面。

「連一句話你也不要相信」他怒氣冲冲的說，「他們在說謊啊！他們在說謊！」

這些日子以來，電話常常地在響鈴，好像在開左朱里阿的玩笑，他一定把「他的耳朵緊壓着聽筒，真像有人在遙遠的地方呼喊他，試着告訴他一些緊要底有關係的事，一些可怕的急迫的事，於是冷的惡雜的聲音馬上要干涉起來，阻礙他底靜聽。奇怪的錯亂的聲音，強的和弱的，消滅去不清楚的「沙沙」聲音裏，這部聲音掩沒了左朱里阿所要聽的那部聲音。他是多麼恨着那些奇怪的，不需要的噪音呵！

店主和他的妻，在他的態度上，繼續保持着鎮靜，只有則爾大不眨眼地望着他，當他掛起電話的時候，緊張地等着來知道，他已經得到一個什麼回答，而亦則隨着時間的過去，增大着神經失常，他顯然地有些什麼事情在他們的腦子裏，他們用自已的語言，保持着談話底經常的流利，然而左朱里阿不能明瞭，他們在某些事上是快樂或是彼此正在責罵着。

左朱里阿陷入迷感之中。

到一個黃昏，燈光完全不亮，店主和他的妻，整個的一夜，沒有閉眼睛，假裝

着睡覺，他們專心地靜聽從樹林裏傳來的聲音，於是，那一夜，有着各種的奇怪的聲音，但是，它還是人的聲音呢，或者風在樹林裏的悲鳴呢！那是難以分辨的。

清早，槍聲能夠清楚的聽到。

左朱里阿從他的電話走開來，跑到外面細聽着，於是再回到電話那裏。

「是我呵，凡奧得，左朱里阿！」

「你不能聽到我嗎？」

但是電話是聾的而且啞的，所以左朱里阿的呼喊都是無用的，沒有回答，祇有兩個聲音，細弱的，不清楚的而且遙遠的好像從靜寂的樹林邊部傳來的，但是是那細弱的悲鳴的聲音，也是有節奏的對於左朱里阿虛耳。

整個的決日左朱里阿耗費在他的時刻不離的電話旁。他繼續着搖了又搖。

他而且不會判斷錯誤。

「看，多麼困難他在嚐試着！」

「讓他試去——他不能使死的復活。」

「我們管他什麼？讓他搖吧！」

他的聲音粗厲的而且撕裂的，左朱里阿繼續着思求着電話，

「回答我，你聽到嗎？」

「喂，喂！」

在這些疲勞的呼喊裏，有着疼楚的音調「弟兄們不要離開我！僅又說一句說，夥伴們，僅僅一句話！」

傍晚，左朱里阿完全不能聽到什麼，無經他仍如何緊壓聽筒在他的耳邊，即使那模糊的，不確的聲音已經過去。

現在他已經知道所發生的事，這樣什麼地方被割斷了。

左朱里阿去到外面，靜聽着夜，在黑暗裏注意着，好像他要強迫他揭發它的祕密。

死的靜寂佔有着支配權。店主回來了，開始耳語着一些時候對他的妻，她在門旁等待他。當她靜聽着時，她的面孔發出光亮，她對這個紅軍，投下祕密的一瞥。

在客棧裏，燈光光明地燃着，燈盞已經擦得乾乾淨淨，談話來得比平常來得更響亮，左朱里阿底態度是完全不理的。

正爲了怨恨，左朱里阿跑到他的電話前，重新開始搖撥。

四

桌子圓板凳，被搬到院子裏來。

店主和他的妻在忙碌着，像在準備着節日，枕頭的毛飾床，和絨毯被拿到露天裏，藏在箱子裏的衣服，看見了白天的

光線。

牆壁洗刷清潔。器具被塗着油，地板被擦洗着。

他們擺洗着，清潔着，好像準備着將要客人的到來。

左朱里阿，驚奇而厭煩的，注意一切的這些騷動和紛亂。厭煩變爲忿怒，當一切站在底公物，被丟到天井裏的時候。

「嘿，你們在做什麼？」他喊着。沒有人被煩惱住來回答。

他們越是洗刷擦拭它越變得更乾淨，對於他，他們在試着趕走他和他的電

話。

「聽住了！爲了這個你們將遭到麻煩的哦！」他恐嚇着。

女老闆忙碌着粉洗牆壁，偏巧地，他濺了幾滴白漿在電話機件上。這對於左

朱里阿，好像機件帶着責備的注視着他。

他感覺到比以前更大的污辱，「他們左朱里阿和他的電話，是多麼的孤獨呀！

從電話上，濃厚是白漿點滴，現在正像是淚水在流下來。

「你們走開這裏！」他兇猛地喊着女老闆。「不碰我的一角，聽見了嗎？我

自己來擦乾淨他！」

但是那個女人沒有注意到他。她把刷子浸入她的提桶裏，同時新的污點染着機件。

「啊！你一定，一定的呀！」左朱里阿發狂地大喊着。

他拿過他的來福槍，筋脈在他的前額上暴露出來，他的筋肉是緊張的，恐怖超過她的本能，那個女人跳在一邊，用含着恐懼的眼睛，望着左朱里阿。她的唇顫抖着。

「不要碰他！」店主呻吟着。祇要離開他的一角，讓他……」

於是店裏一切重歸安靜。

當他洗去他的電話上白的塵點，左朱里阿低聲含糊說出：「我連你一起弄掉，」

沒有十個人在附近，除去老祖父。他平常一樣坐在鍋爐旁邊，他的唇沒有聲息地抖動着。

「它不會干涉到任何人」左朱里阿大聲喊進老人底里，「所以爲什麼麻煩它呢？」

老人望住他，咋咋着他的唇。

痛苦的浪紋掃過左朱里阿。他蹣跚着走到他自的一角，停在那裏，守望他的

電話。

幾天之後，克哈澤夫尼可夫來了，而且同路帶來了二個人，他們準備着越過防線，左朱里阿看過新來的人們一遍，磨挫着他的牙。

他們是地主，重顎，肥胖的，穿着整齊的，他們靜靜的坐下，不脫去外套，用謹慎的眼光，守住他們的行李，甚至彼此之間也不說一句話。

「寄生虫，豬仔，奪取他們能夠的，現在他們在戰勝它！」

驚嚇的地主們，避過那個紅軍站在他的電話旁邊的眼光。他們顯明地希望趕快越過抽出他們自己。

明天，新的載重車到來，帶來了新的人們。

胆小地，她可靠的不使人注意，則爾大在外面對左朱里阿作手勢，他發覺她在預藏室的背後，她正在那裏掉墊褥灰塵。

「女老闆說電線割斷了，」她低聲說着。「她說你的搖動是無用的。你祇有使人們相從這架電話在工作着……」

「那是她說的嗎？」

「是的，她說紅軍現在離開這裏很遠，他們沒有工夫使你知道，因為他們是在這樣的匆促中離開的。她還說今天或者明天波蘭軍將要來這裏。他們要吊死你呢？她說。」

「這都是她說的？」

「呵！也許你最好要走開吧？」

「不，姑娘，那完全不是這樣做的。那要違背了紀律，你不能離開你的位置，直到你被減輕工作的時候。」

由於手掌逐漸麻木，則爾大重新開始拍打着墊褥。

左朱里阿的手指顫着，當他自己捲紙煙的時候。

「我想到一個辦法，小妹妹，」他獨疑一下說。我會能到樹林去，靜聽礮火是從那個方向來的，可是我沒有看到波蘭軍的任何標記。離這裏大約七里光景，電線割斷了，但是在那個地方我有一個厚片，它的O.K.B.。我用它來固定電線，但是我沒有任何電線……。」

他們二個沉默了一會。

「我曾經想着，小妹妹，」左朱里阿低聲說，「你可不可以幫助我弄到幾顆釘呢？和一把斧頭，我在預藏室裏看見一把，一副鉗子也要一齊帶來借給我……。」

調劑他的對客人們的憎恨，和永遠不利他們底任何人開口起見，左朱里阿繼續的回轉來安慰他的女朋友，每次他作這種事，客棧擁擠着許多人。

他的計劃進行了。客人們異常的害怕。食物黏住他們的喉嚨，他們不動的坐着，怕講一句話。

店主和他的妻一定來安定他們。

「吃，吃麼，請呵，不要理他……他的使用電話是沒有用的，讓他隨心所欲地搖吧！」

左朱里阿招呼店主到一邊去。

「聽住，伙計，」他說：「我們的農工大衆，紅軍，簡單說，沒有多遠了。」

他們馬上要來到這裏。我今天得到的消息，而且讓賊來告訴你，那裏個電話仍然是留在這裏掛在牆上。讓它掛起來，聽住？你不放它在這裏，而且，拿走它也不爲了你，假設你的客人中間任何人問你關於我的事，你告訴他們，我正是一個長時期被留在這裏的人，聽見嗎？

店主和他的妻連他說的一句話也不肯相信。

但是，疑感的種子散播在他們的心裏，「誰知道呢……或者最好不去惹着他。」

女先生，沒有給說服。

「那末，讓他發表一點兒意見，爲什麼他不能幫助這所房的周圍呢？」
一天，她囑咐他，把幾個客人的留宿者，帶到房裏去，但是她馬上想到她沒有顧慮到。血衝到左朱里阿底臉，他的手恐嚇地舉起來，真像要打架，但是它沒有發動。

每天傍晚，左朱里阿走出去，到潮濕的樹林去，在他的肩上背着一袋子工具，一把斧頭，幾塊木板，夾在他的臂底彎曲處。
他直到清早也沒有回來。

在夜裏，他調換電線從引向敵人的竿子上，同時修理引到客棧去的電線。

五

老祖父每天爬上板凳，注意着日曆，直到最後葉姆。基蒲爾來的時候。

客棧被擠着，所有房子佔滿了。外面載重車，裝載着大量的沉重的包裹和行李。

左朱里阿痛苦地看過一次，苦悶嚙蝕着他的心，但是對於它，他沒有什麼事體能夠作。

傍晚，大桌子被準備吃飯，到來者的一個，一個年青的商人，要把臘燭弄亮一點。

「四句節過去了」他固執着：「你不想一下我們能夠付錢嗎？」他嘲笑地增一句。

這是如此的接近邊界，他的舌頭被解放了。

「我會送過很多東西給監牢，不多謝，這不是爲我的，我熟習織襯衣，你們看，我現在穿着它，而且願意繼續穿着它在將來這裏，你們自己試一下純絲。」

在這些客人中間，一個俄羅斯的凡啞林專家，沉默而陰鬱。他不對一個人講話，走來走去緊握住他的寶貝小心地包好的樂器。

他曾經和一個肥胖的牧師；一個地主和一個有錢的，有一筆遺產的，老太太

同時到來的。

剛來的人也有個胖女人穿着卡拉褲兒，同她來是三個像她的，沉重的女兒，也是穿着卡拉庫爾。女兒們用香的手帕，文雅地緊攪着他們的鼻子，因為她們不能忍受客棧底那股臭氣。

二個瘦弱的猶太人，講述冗長的理經，不允許點亮蠟燭，直到黑暗消蝕以前。時時刻刻地，他們喊着客人們，到次一個房去祈禱。

誇言織襪衣的商人，想着開玩笑。

「那末，除此以外，我得到的是什麼？」他不自然地笑着。

但是他跟隨其餘的人，進入次一間房，那裏客人中的一個，穿着大禮服，站在一張燃着蠟燭的小桌子上，朗讀祈禱文。

客棧是反響着奇怪的咒語的聲音，像是死人被哭泣着。

有錢的母親，神經失常地，從這間房跑到那間房。

左朱里阿站在門口，望着燃着的蠟燭，靜聽着祈禱文；在他的心裏有着傷害

他感覺到在這以後的事，會妨害到他。已和他的紅軍同志，他覺得在這裏，對

於他的將來的希望，隱着許多的威脅。

丟掉了背在他的肩上的，他的工具底口袋，他跑出客棧，走到樹林裏去，修理電線，現在祇要幾每聯繫在一起，而且它們離房子不很遠。

宴會，在客棧裏，繼續着整個的黃昏，長的鋪着白布的桌子，裝載着佳餚美味，石油燈和蠟燭供給着亮度，客人又吃又喝又唱歌。

沉重的姑娘們，要求凡啞林專家解開他的寶貝的器皿，穿綢的襯衣的商人，試着灌醉那個牧師和駕車的，但是還是店主先屈服了。

忽然地，姑娘中的一個跳起來——掛在牆上的電話，在她後面開始響起鈴來。

「噢，你正是在想着事，」客棧女老闆定安她：「不要理它！」

但是由電話底細弱的響聲，打破了在房裏的喧嘩的吵鬧聲。

「則爾大」店主怒吼着，「拿塊毯子來，蓋起那個電話，你沒聽到我告訴你
的電話，立刻去拿塊毯子來！」

但是那個姑娘不見了。電話重新活轉來的一會，她已經衝出房去找尋着左朱里阿。對着銀色的月光，則爾大跑過樹林喊着那個紅軍。她蹣跚着當她跑着，衝進樹林裏，一次二次，她覺得底有打起自己來，衝上去，喊着他的名字。

在裏面，酒醉的店主正在跳舞。響聲起來，唱歌也嘹亮一些，笑聲更下沉些，鞋底在地板上，打出他喬的噪音聲。

當左朱里阿衝進房裏時，他祇有向天空打一槍來維持靜默。

電話現在大聲地，清楚地響着鈴。

左朱里阿走到它那裏，莊重地拿起聽筒，於是溫柔地貼它在耳朵上，像一個人擁抱一個親愛的朋友，對於他的心上，好久不在。在一個聲音裏關圍清楚而明朗，他報告送入聽筒裏，正像他是個軍人一樣。

「是我，F。左朱里阿第三站，第一〇一站。我們這裏有着滿房的控機者；我要扣留他們。不必過慮，他們一定要走開的，送過來一個文件！」

亞里亨

一九〇五年之革命，亞里亨曾參與其事，其後曾入獄，出獄後曾到倫敦，曾到巴黎，曾到紐約，曾到芝加哥，曾到聖路易，曾到聖彼得堡，曾到莫斯科，曾到倫敦，曾到巴黎，曾到紐約，曾到芝加哥，曾到聖路易，曾到聖彼得堡，曾到莫斯科。

亞里亨（邵龍——拉比洛維文）是一個猶太作家之一，於一八五

九年三月二日生於烏克蘭，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三日死於美國，享年五十七歲。

他的作品有「雅奈哥士」、「麥那亨一蒙德」、「牛乳商泰」、「維那」、「樂師德哥派紐」，「男孩毛特」和「黃鶯鳥約瑟利」等，他的作品曾被印成蘇聯各民族文字，他從一八九二年開始寫直寫到終生，然而亞里亨的歷史怎樣的呢？

他幼年的時候，是一個窮人的兒子，可是不久他父親破了產，就變成窮人的

兒子了。他母親正當他十三歲的時候，就死去了，後來的是一個很兇惡的後娘。

因為是前娘所生，而且也是一個很特出的孩子，於是他的後娘時時欺侮他，他整

年歷月的被派出去看他父親開着的旅館的大門，然而他天性是很快樂的，所以他

後娘所罵他的話，把他按次序的排列起來，以致於當他那兇惡的後娘讀到他的第

一驚制作時也不免要笑了出來。

後來他進了一個縣立中學，到一八七六年畢業，但是因為家庭貧窮，所以在學校裏還是半工半讀的，那時他在富農路葉夫家當家庭教師，於是他愛上了富農的女兒歐爾迦，後來被發見了而被辭退，但是一八八三年，他終於在違反富農的意志之下，同她結了婚，同時，那正是亞里亨從事寫作的開始時期。

一八八五年回宮農去，因此亞里亨突然一變而成一個富有的人，他於是在基輔的金融界上作起董事來，結果他完全失敗，甚至到最後（一八九〇年）他不得不走到國外去躲債主之逼索。於是，也就永遠的失掉了布爾喬亞的追求致富的幻想。

然而在他豪富的短時期內，他深深的認識了市儈的世界，（一八九四年）他曾寫了一個喜劇「雅奈哥士」，在這裏面，市儈們認出了自己的面目，並且老羞成怒的請沙皇政府禁止了上演，同時，以基輔的金融市儈，又給他寫了「麥那亨一蒙德」。

競爭者

亞里亭

這好像刻了板一樣，他和她，兩個人，一定要在旅客來往最擁擠的時候，最雜亂的時候，而且要在車箱裏旅客們爲着爭坐位而打架的時候，他們兩個都來了，那個時候——上帝恕我——正是禮拜堂裏讀經的時候。

他的皮膚深黑色，肥肥的身體，什亂的頭髮，瘦弱的身體，是一個臉上長滿了麻子的人，他們兩個都是穿着一樣的破爛的衣服，穿着一樣有補釘的鞋子，而有兩個有着相同的貨物，他有一只籃子，那麼她也有一只籃子，他賣菓油糖，煮雞蛋，檸檬水，橘子，那麼她也賣菓油糖，煮雞蛋，檸檬水，橘子。

有時，在他籃子內有着了紅紅的野櫻桃，黑黑的櫻桃或是有酸一樣的酸綠葡萄，那麼她也一定有着紅紅的野櫻桃，黑黑的櫻桃或是有酸一樣的酸綠葡萄。

他們同在一個時候，走向一個門，同時擁擠着，他們兩個說着一樣的話，不

通語調不同而已，——他——好像沒有舌頭似的咆哮着，模糊的咬着字句，沒有「R」的音，她——好像滿口都是舌頭似的，囉囉囃囃的說着。

你以為他們兩個是在減低自己貨物的價錢而互相的競爭嗎？那根本就沒有那樣的事，他們的價格完全是劃一了的，於是他們的競爭只有一點，那就是爭取買者的憐憫心，他們兩個人同樣的向你哀求都說可憐，那沒有父親或者沒有母親的那五個苦孩子吧，（他有五個沒有母親的孤兒；她也有五個沒有父親的孤兒）他們兩個人同時的望着你，把自己的貨物送到你的眼前，而是都對你囉囉着，一直到完了時為止。——假使你不要一點——你不要他們的，他們是不會停止的。

他們兩個總是囉囉囃囃的哀求，像念經一樣的念着，你聽了，總有一點動搖的，然而，你還是不知道到底是買那個的才好；他的還是她的，於是你一定會知道，他們兩個的都買，可是，那時，他們都不許你這樣的做法。

老爺，你如果要買，請買一個人的吧！沒有人能在兩個結婚典禮上同時跳舞的啊！……

你也許要做慈善家，於是首先買他的貨物，然後買她的貨物，但是，那時，你就會被一切可能的咒語罵着：

老爺！我今天有那一點對你的不好呢？還是我今天穿的服裝不合你的味道呢？

也許會這樣的：

先生！在上星期還買過我的貨物呀！似乎並沒有因為那些東西而毒死或是噎死嗎？

你也許會受着道德的教訓吧！這一個有一條生命，但另外一個人也是要活命的啊，正同德國人所說的：「你自己活着，也要允許別人活着。」一樣，於是你爲了這些，而得到了教訓，却不是德國話，而是用極其普通的猶太話說的，雖然說法各有不同，然而却是極其明瞭的回答：

——唉！老爺啊！他的也要，我的也要，但是兩個人的不能都要呀！

朋友，就是一個樣子——一個人不能應付全世界啊！你雖然不想成就一個製

造世界的人那裏不會成的啊！隨你怎樣也辦不到的，這是由我的經驗得來的，我很願意對你講一較有趣味的故事，那次我如何的當了一次傻子，就是我想調和一雙夫婦間的感情，而後來呢？反從自己的妻子那裏碰了一次釘子，不過我怕人家來說我囉囉，從一個故事扯到另一個故事上去了，但是事實上呢？人一生裏會常常有的，提出來的是一件事，而談論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本來想有條有理的講，其結果反弄得亂七八糟起來了……總而言之，我們還是話歸原題吧！

有一回……秋天裏，一個陰暗落雨的天，大地靜靜的躺着，車裏擁擠很多人，旅客們來來往往地走着，人們都在奔跑着，擁擠着，然而猶太人們，真的比任何的人都要強；挾着皮箱，被包，羽毛褥子從人的頭頂上亂搶着，飛也似的跑了！叫喊，混亂，喧嘩，他和她在那人們最稠密的地方，他們兩個同平常一樣的帶着很多的東西，他們兩個同平常一樣的在門裏擁擠着，突然的，——出了什麼事？兩個籃子——都在地上，麵包，雞蛋，檸檬水和橘子——都滾到泥地裏去了，咆哮，尖銳的叫喊着，哭聲，詛咒聲，和車僮們的笑聲以及旅客們雜亂的談話

聲，相混合着。

鈴響了，然後吹起了口笛，再過一分鐘——我們就要開車了。

車箱是嘈雜得很，我們的人們——以色列的子孫——像洪水似的，開放了舌頭而談論着，並且，一定的，像娘兒們在禮拜堂裏，或者鴨鵝在市場上一樣的不約而同的鬧着，簡直沒有方法來聽到他們的話，而僅僅聽到一點點：

——桑油糖的豐收啊……

——雞蛋……排猶太運動……

——橘子犯了什麼罪啊……

——這還要問什麼？伊沙夫！

——這次的損失你算算要值多少錢？

——那是他們應該的，使他們不要亂鑽了，不要再向人討錢了吧……

——那麼以後他們兩個窮光蛋怎麼辦呢？他們是一些收入極微的猶太啊！

——哈，哈，哈……一個沉重的男子低聲的反應着。

——猶太人的收入哪……

一個尖聲的年青人在說：

——猶太人的收入嗎？……

——你能有比這還強的收入嗎？講出來吧！

——年青人，不是對你說話啊——那個男子突然的說着，

——你不是對我說嗎？我反而要對你說呢！你有更強的收入嗎？你不說了嗎

！你爲什麼不說了呢？

——你這個年青人找我做什麼呢？

——我要什麼，就是你說過的，猶太人的收入，所以我就要問，你是不是有

比這還強的收入呢？講出來吧……

——你爲什麼歡喜這個鬼呢？

——靜一點說，猶太人們，不要講了！她還在這裏呢？

——那個？

——就是她，那個帶食物的馬丹。

——那個漂亮女人在什麼地方？在那塊呢？

——就在那個地方，哪！

那個麻臉的，臉上紅紅的，因哭泣而腫胖了的一雙眼睛的，那個帶着空空的籃子慢慢的擠了過來的她，正在尋找可以坐下來空的地方，然後坐在地板那翻轉過來的籃子上，把腫胖了的眼睛埋在破爛的披巾裏，微微的笑了！

在車箱裏即刻回復到靜寂了！談話也沒有了，人們的舌頭好像被人剪掉了似的！

——僅有一個用沉重的男子低音向大眾說着：

——猶太人們，你們爲什麼不說了昵？

——你要我們叫什麼？

——要幫她收集點錢吧！

——真奇怪！你知道這個說話的是那個啊！就是剛才大笑着說：「哈！哈！哈！哈！」

猶太人哪！——的那個人，這個人很奇怪，戴着一頂怪難看的帽子，那像一頂配有發光器而豎立着帽舌的無邊帽，此外，他還有一副藍色的眼鏡，於是他的眼睛完全不能被人們看到，沒有眼睛，只有一個像馬鈴薯一樣的肥肥的粗厚的鼻子。

並沒有經過很久的考慮之後，他從頭上取下來了那頂無邊帽子，他是第一個向裏面投進去九個銀幣的人，在車內來往着並且吼叫那沉重的男子低音的嗓子：

——「幫點忙吧！猶太人們，有多少就捐多少吧！那個多給一點，那個少給一點，都是一樣的要感激的，或者是像聖經裏所說的：『良馬是不看牙齒的。』」

人們都摸着口袋，拿出錢包，錢也在叮叮的響着，各種不同的錢，——銀的和銅的都有，車箱是坐着一個高大個子的，穿着一雙大馬靴，頸上掛着一條銀鏈子的俄國人，他一面劃着十字，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又投着一小銅錢。然而一個旅客拒絕投錢，隨你怎樣也不肯投一個，這是那個呢？就是那個被嘲笑猶太人的收入所刺激了的那個人——他有一付半滿的額頰，和赤紅而閃光的下髯，有一

付金黃色夾鼻眼鏡，他是一個知識份子，而且也是那比有父親有母親，有丈夫，有丈母，他們都是富有的，而且自己也是滿包的錢的青年人們中的一個，可是因為吝惜自己的錢而坐三等客車。

——年青人，隨便給點吧！

帶藍色眼鏡的人對他說。

——我不給！

——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絕對的！

——他老早就知道了的！

——怎麼知道的呢？

——在臉上就可以觀察出來——好像聖書里面所寫的：「看有什麼樣子的奴

才，就知道是什麼樣子的老爺」一樣，竟有這樣的慈善家啊！

知識份子的臉紅起來了，連夾鼻眼鏡都不記得了，高聲的叫吼起來，向大

子的身上摸去。

——你是個無知的蠢東西，粗魯得很，混賬無禮漢，你是講話不慎的夫！

——謝謝上帝，祇要不見豬就算好了！同旁的人一樣，——那個說男爵低音的「厚鼻子」回答着，並且走到因流淚而腫脹眼瞼的那個女人那里去。

——嬌婦！哭夠了沒有？你會弄壞你那漂亮的眼睛啊！兩手都伸出來接着，

我把這些零錢倒給你吧！

這女人真是怪巧的嘍！我想她看着這木包的錢，她一定會要軟弱下去，而說着一番感激的甜語的，那有這樣的事情！本應該像洪水一樣的說出一些感謝，然而從她嘴里說出來却是一聲咒罵，更好似大水衝開雲水閘似的飛騰着。

——都是他，都是爲着他的緣故，仁慈的上帝啊！讓他的頸撕破吧！甚至連骨頭都合不攏起來了！讓他不能活着回去吧！讓大地把他吞下去，讓霍亂，迫史杜，埃及脾脫疽症，癩瘰癧，饑瘡，鼠疫症，瀉瀉症等，都向他的身體進攻吧！仁慈的上帝啊！人類在那里來了這麼多的咒語呢？很好具有福氣，那帶藍眼

睛的人打斷了她：

「你用不着再多講了！馬丹，頂好，你還是講講那些車僮們到底向你要過些什麼東西？」

女人抬起了腫胖了的雙眼望着他：

「都是爲着他的原故呀！他生怕我把所有的客人都要被我感到，那麼他就來握我，於是我就跑到前面去了，於是他就在我後面扯住我的籃子，我就叫喊，那曉得那個時候，有個憲兵對車僮們做了一個眼色，於是我的籃子就被車僮們拿着拋到泥地里去了，仁慈的上帝啊！讓他被雷公打死吧！讓他的骨頭也一樣的同籃子拋到泥里而不可收拾吧！請相信我吧！我永遠是一樣的有着和靄的心同人們講話的，自從我做這樣的生意起，在鐵路上天天是一樣地來來往往的走着，那一個都沒有碰過我一次，那是千真萬確的，你想想看，會因爲有善良而發生事嗎？他們有多少人，我就要在車站上分多少雞蛋，多少麵包啊！一切的人都要送，從最小位置的人，到最高位置的人，爲的是要他們不講話啊！賺了一天——就是一次

來分，給這個一次骨痛症吧！給那個一次寒熱症吧！給那個一次脾脫症吧！在長愛什麼就由他自己選擇什麼作他的早餐，其他車僮們，則是由我去分送給他們，有的給麵包，有的給雞蛋，有的給橘子。然而那個伙伕也來要什麼東西？讓霍亂鑽進他肚子里去吧？他不是吃過了早飯嗎！他威脅過我：「你如果不給我一點——我就告憲兵去。啊！他還不曉得我連憲兵也送過了，讓病來進攻他吧，在每個星期的星期日那天，我就要給憲兵們送一份橘子的，他們還要挑選頂上的，最好看的，極有味的橘子……！」

—— 嬌嬌——帶藍色眼鏡的那個人打斷她的話，——據我想，照你的事業前途看起來，你應該依着這樣做下去。

——你說什麼話？——女人在叫着。好像爲着辯論似的，——剛才可以把自己的本錢賺出來而已，有時，還得把自己的本錢放進去，簡直是大大的蝕本事叫！

——那麼你現在這套生意又爲什麼要去做呢？

——那麼我就怎麼辦呢？去偷麼？我有五個孩子，五個都是肚子里生着病的啊！我自己也有病，那麼讓他也沒有病吧！仁慈的上帝啊！從今天起一直都病到死吧！糟糕了！毀壞了這個世界上的事業啊！讓我親自看到他死罷！這樣好的，這樣漂亮的事業啊！

漂亮的事業嗎？

——金子一樣的事業哩，有很豐富的收入，大概都可以一口一口的用匙子，而且要用大匙子喝下去哩！

——但是，嬌嬌，你剛才不是說過這是蝕本的事業嗎？

——當然的啊！這算做什麼收入，你要分給別人一六年的啊！給車僮們，給車長們，每星期的星期日還要送一些給憲兵們——這怎麼能夠呢？我有無底的金礦嗎？是偷來的嗎？

戴藍眼鏡的那個人和她說了：

——嬌嬌在你那里春夏秋冬都是一樣的顏色嗎？

——在我們那裏嗎？在我們那裏僅有痛苦是一樣的顏色，他沒有用力把我殺死，就讓上帝把他殺死掉，使他得到一個黑色的坟墓罷！他在我那裏本來是一個裁縫，補補鞋子，用針穿來穿去，勉勉強強可以賺到一點黑麵包出來的白水錢而已，……突然他却羨慕我起來了！他因看見我是吃着我自己的麵包，所以他的眼睛冒出來了，就讓虫子蝕掉他罷！而且我還處理着那抬人惡眼看待的事撫養着五個孤兒，讓石頭打在他那凸出來的眼睛和心上罷！打落他的靈魂罷！而他的靈魂好像正失落了似的，他買了一只籃子讓他買一張狗皮罷！公正的神啊……我問他：「這是什麼東西？」——他說：「是籃子。」——我說：「你的這只籃子，爲的是什麼呢？」——他說：「爲的是同你一樣的。」——「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說：「我也有五個活着小孩子，也要麵包吃呀！而你呢？就可不必去撫養他們了！讓我來撫養他們罷！」……你對於這樣的事，將要怎樣呢？你可以從那時起，可以看到他也帶着籃子跟在我後面，搶我的注意，讓他的心肝也被搶掉。——他是從人家嘴里搶下最後的一塊麵包呀！仁慈的神，仁慈的上帝啊！讓他被

炸開罷……

無還時，那個戴藍色眼鏡的人即刻說出極其恰當的話，實在的，這在每個人的心里也都遇有同樣的話的：

——那麼爲什麼你們兩個人硬要在一塊兒呢？

那女人用那因流淚而腫胖的眼睛望着他而且回答着：

——那麼就怎麼辦呢？

——鐵路線長得很呢！另外找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麼他怎麼辦呢？

——那個？

——我的丈夫！

——什麼丈夫？

——我那再嫁的丈夫？

——什麼再嫁的丈夫？

女人那紅色的麻子臉更紅了！

——怎麼叫做……什麼再嫁的丈夫？啊！那就是他呀！那個生了病的人，是我再嫁的丈夫，我的冤家啊。

人們都由座位上跳將起來！

——爲什麼？那個競爭者就是你的再嫁的丈夫嗎？

——那麼你們現在怎麼想呢？是爲嫁的丈夫？唉！唉！唉！如果是我初嫁的丈夫，如果還活着，早就讓他歸西土罷……

慢長的聲音拖長着，女人說了最後的幾個字看他的樣子，還要對我們說着那初嫁的丈夫，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做過些什麼事。然而，早就沒有人聽她的了，大家都把口打開，亂叫着，笑着，說着玩皮的話，笑聲，不斷的笑聲……

可是，這些都是那樣可笑的嗎？